

回溯尚在母體的六七暴動 梁志和：那荒誕或如實驗藝術

立場報道 | 2018/2/26 — 18:23



梁志和，《極其反叛(五)》，2018
收藏級噴墨打印、木框裝裱、亞加力膠片雕刻、一組兩件
59 x 43.5 x 6.3 厘米 (每件)，Edition of 3 + AP

(圖片由藝術家及刺點畫廊提供)

Extremely Recalcitrant，極其反叛。

擷取於 1967 年 11 月 18 日的《南華早報》，是六七暴動期間被控阻差辦公或侵佔學校地方的庇利羅士女學生，中央裁判處賴特法官審理時用上的形容詞。將文字雕刻於亞加力膠片，置於當時力主鎮壓不妥協的署任港督祈濟時 (Michael D. I. Gass) 肖像相片前。

這是香港藝術家梁志和的作品——《極其反叛》，收錄於近日以六七暴動為主題的展覽。出生於 1968 年 1 月的他，透過創作回溯那場尚在母體的動蕩，發現歷史因由之外的角度，箇中荒誕有如同期區內的實驗藝術。



梁志和，《香港女百爵》，2016

庇理羅士女子中學校服、衣架、1967年香港伍毫硬幣、《This Is My Song》(佩圖拉克拉克, 1967) 黑膠唱片、摩打
134 x 68 x 19 厘米 (靜止)

(圖片由藝術家及刺點畫廊提供)

「我雖然屬於這個年代，但完全沒有任何認知或者記憶。對我來說，想像出與六七暴動的關係既遠且近。」梁志和接受《立場新聞》訪問時表示，早於 2010 年即創作六七暴動相關的作品，而有意識地以此為主題便要算到 2013 和 2014 年之間。他當年參與 Para Site 舉行的展覽「大新月：六十年代的藝術與激盪」，呈現日本、南韓、台灣當年「反藝術」行為性的傾向。獲邀進行介入回應的梁志和起初思考，香港同期有沒有發展出類似的實驗藝術，道：「以我認知，香港比較實驗的藝術要到 1970 年代尾才出現，而且都沒太多紀錄，只是聽講。」

藝術面向行不通，梁志和開始拉闊搜索範圍，發現同年代香港發生的六七暴動，「某程度上有些好荒誕的元素」。從張家偉編寫的《六七暴動：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》中，他發現當年左派群眾包圍港督府，中國銀行總行在頂樓安裝擴音器，播放反英口號；而後來位於皇后大道中的政府新聞處亦安裝六個擴音器，播放披頭四流行曲、粵曲及爵士樂。政治宣傳與流行音樂對撼，在梁志和眼中看成兩種極端不同的意識形態對壘，猶如一場概念藝術的表演。

沿此線路進發，梁志和展開六七暴動的研究，鎖定兩個主要人物—被控阻差辦公的庇理羅士女學生，以及當時署任港督祈濟時。他閱讀舊報紙了解當年事態發展脈絡，並收集相關的舊照片，同時記下看過的一些文字，其中「Extremely Recalcitrant」（極其反叛）特別抓住他的心神，道：「Susan Sontag 講攝影時，也用過 recalcitrant 形容現實和攝影的關係。對我來說，這個字好像語帶雙關，是很有趣的巧合」。

現實是頑強 (recalcitrant) 和難以掌握的，而照片可以是馴服現實的一種方法。——蘇珊宋
姐《論攝影》(1977)

梁志和拿著手頭的文字與相片拼合，形成《極其反叛》系列的攝影裝置。舊相片採用鏡像對倒，與原圖並置，同時附加分別寫上「Extremely」及「Recalcitrant」的膠片，使觀眾難以辨別真實與虛構，質問影像呈現的真確性，他說：「所以法官那一句變成 Susan Sontag 那一句，由一個事件過渡到對於一

個現象的看法。」人們都渴望掌握最真確的歷史，但真相往往都難以全面掌握。就像他認為攝影不是沒有真實性，但肯定不是真實的全部，真假之間的模糊吊詭，便是吸引他一直追索下去的動力。



梁志和，《極其反叛》，2016

收藏級噴墨打印、木框裝裱、亞加力膠片雕刻、一組兩件

30.4 x 45.7 x 3.5 厘米 (每件)，Edition of 3 + AP

(圖片由藝術家及刺點畫廊提供)

是次展覽部分作品曾公開陳示，但整合成以香港六七暴動為軸心的展覽，有助重建並梳理作品的歷史語境。恰巧，展覽開幕不久，碰上梁天琦暴動案開審，讓系列作品更呼應當下香港。梁志和坦言，部分觀眾將展覽扣連到近年香港發生的社會事件，讓他進一步思考當年與今日的關係，「近年關於暴動的不少，我也有留意。青年人那種躁動，其實任何年代都會有，而其實在這種躁動之中，意識形態往往未必最重要。我更希望展覽 expand 慣常觀看事物的眼光，或者用不同的角度重看相同的事」。

--

《那是有又沒有》梁志和個展

日期：即日起至 2018 年 3 月 10 日

時間：10:00 - 18:00 (二至六)

地點：刺點畫廊